

花谢花飞 飞满天

陈韵妃 著

HUAXIE HUAFEI
FEIMANTIAN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WWW.CFLA.PUBLISHING.COM

陈韵妃 著

HUAXIE HUAFEI
FEIMANTIAN

花谢花飞
飞满天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谢花飞飞满天 / 陈韵妃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 - 7 - 5059 - 8796 - 8

I . ①花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25542 号

花谢花飞飞满天

作 者: 陈韵妃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李金玉

复 审 人: 姚莲瑞

责任编辑: 苏 晶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春天·书装工作室

责任印刷: 周 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 - 65389148 (咨询), 65067803 (发行),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 - 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 - 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[http: //www. clapnet. cn](http://www.clapnet.cn)

E - mail: [clap@clapnet. cn](mailto:clap@clapnet.cn) [suj@clapnet. cn](mailto:suj@clapnet.cn)

印 刷: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380 千字 印 张: 15. 25

版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59 - 8796 - 8

定 价: 38. 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石油科研所院内，今天显得是那么幽静。马路边上，甚至连一只飞起的鸟雀都没有，只有一株粗壮的梧桐树，向着半空伸展着婆娑的枝叶，漫不经心飘洒着幽蓝色的花朵。花朵们倾斜着身躯，一股脑儿向下，向下……偶尔还要在半空中撒个欢，打个旋。它们时而起舞翩跹，时而犹豫留恋，但最终还是无法逃开命运的使然，飘悠悠坠落于梧桐树的脚下。恰巧，这脚下是一大片刚被修剪过的碧草，正散发着新鲜的草香。

此时花儿们安静地躺在那里，庆幸着未被落到马路边而弄脏了自身的洁净。

由于花儿们的到来，这柔软的草地很快便被补足了一抹新鲜的绚烂。哪怕这绚烂不是大红，不是大紫，总之这一色青翠便从此告别了单调与寂寞，告别了冬日里的孤单与憔悴。你们看，它们是多么需要这份补足啊！

落花与飘散的芬芳，深深吸引来此散步的夏霏。

夏霏是一个 37 岁的女人，在幼儿园里当教师，已离婚多年。她留有一头乌黑而又略过肩膀的长发，白皙的面颊，红润厚实的双唇时常紧抿着，总是现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。不大不小一双黑漆漆的眼眸，时常散发着如烟如雾梦幻幽怨的味道。

现在她跟在孩子的身后踱步，任凭风儿吹起那一袭黑色而带有垂感的宽腿连体裤，脖颈处翻出的白色荷叶边衣领，也跟着一起微微震颤浮动。远远望去，她是那么年轻，她是那么知性，她是那么优雅，她是那么风情万种、款款柔情。

花儿们散发着缕缕甜香，惹得夏霏不得不转头向这里凝望。

这满地依然鲜活的落花，不免引来了她的无比疼惜与忧伤。它们是如此美丽的、精彩的，可转过身去却是旋转而又坠落的……但似乎也只有坠落，坠落到这片碧毯上，才是伊们最好的归宿。

那我的归宿究竟在哪里呢？

夏霏微蹙着眉头，迷茫间抬头望了望灰蒙蒙的天空，又平视着那并不深远的前方。怅然些许后，她摇了摇头，伫立于这花草飘香间，与落花一起静默着。

正在这个空儿，一朵梧桐花，向着夏霏头顶处飘然坠落。她赶忙欠身儿接住，于是这朵蓝色的小精灵便被小心翼翼地摆放在手心里，轻轻捏住它那长满绒毛的底部，用充满爱怜的眼神望着那布满白黄色筋脉的蓝色，一缕浓而不烈的甜香悄然袭来，于是她将花儿簪在右鬓旁，任凭被缕缕浮动起来的黑发遮掩着。

蓝色的花朵，蓝色的馨香，蓝色的期待，她置身于这蓝色的海洋中远远望去……这绿毯上满落朵朵蓝色的印痕，宛若朵朵蓝色的梦幻。无数印痕，无数梦幻，无数惋惜，在心中一波一波不断晕染扩散开来，许久拂之不去。那感觉就像每个深夜里，洒在被单儿上的、那股子凄清的月光。

“我不想与你处下去了！从此咱们两清！”耳畔似乎又传来雨冲那暴跳如雷的声音。

这声音无疑就像一枚炸弹，足以将原本就对婚姻抱有恐惧的夏霏炸得心惊肉跳。咀嚼此话的含义，她的心便隐隐痛着。

面对与他的诸多矛盾，夏霏只能在发誓赌咒中过着难挨的日子。近日由于高度紧张与睡眠不足，她憔悴了许多。

“妈妈，妈妈……”这是小华的呼喊声。

小华是夏霏的爱子。他拥有方圆而又白皙的小脸儿，宽宽的额头，厚而红润的双唇。高鼻梁，大而黑的眼睛有两道剑眉帮衬，显得文弱俊美又带有几分威武。虽说是个男孩，但他也会和母亲一样，时常显出羞涩的神态。

他身着白色T恤，红色大短裤，脚穿速滑鞋，于马路中央单腿呼啸着而过。风兜起他那宽大的红短裤，显出了身子的单薄。夏霏扭过脸瞧着孩子，虽有满腹哀愁，但却也轻掠过一丝笑意。也幸亏在这个时候，孩子经常搅扰分散着自己的注意力，如若不然，这日子真不知道该怎么过。

小男孩似乎永远都是欢天喜地的，其实后天便是小升初的模拟考了。但只要是在今天，他便永远不会对明天的事物感兴趣，更别说压力了。不过这也好，因为平时缺乏父爱的他，性格上显得柔弱，所以夏霏总是刻意带着他进行户外活动。亲近大自然，多进行体育锻炼，她相信这些，都能够激发他勇敢自信的男儿气概。

只见此时早已满头大汗的他，又向着科研所大门口的池塘方向风驰电掣而去。夏霏知道他奔过去，就是想瞧瞧池塘里的红鲤鱼。于是尽情吸了梧桐花的甜香后，才向着孩子的方向踱步而行。

一路上回闪着自己与雨冲相识的最初。

2013年1月3日的上午，一位名叫“雨中漫步”的在线好友，向夏霏频发着qq信息。

经过几个小时的了解，夏霏便知道他的名字叫雨冲。今年只有23岁。参加工作不足半年，在天津上班。老家是河北青县的。

夏霏正值元旦假期，比较空闲，于是他们便打开了话匣子，从工作到生活，从生活再到年轻人的恋爱观价值观，简直畅所欲言无所不谈。一周之后，每晚他都将自己的视频主动发过来，边聊边视频。于是夏霏总能看到他头顶耳麦、陶醉听歌那酷酷的样子。而夏霏只是在开始聊天时，为他发过一张侧脸模糊照片，从来不给他视频。而他对于看不到同步视频，从来也没有纠结过这是否公平。

由此夏霏对他又多了一份儿好感，她喜欢简单率真、朴实而又不计较的个性。于是，不知在何时，他们便一直聊到深夜还难解难分；不知在何时，他的影像忽然闯进了自己的睡梦里，急急占据了心扉。总之这一切，来得是如此简单而又自然。

聊天时，他也会和夏霏谈着自己因为学历不高，长相不英俊，家庭条件不好，还有农业户口而倍受女孩冷落……夏霏见此就会敲过去安慰的话语：

“慢慢来，你还小，不急。”

“可我喜欢年龄大的女人，她知道包容……我平时也没什么爱好，工作之余喜爱做做饭，照顾人。好想找个喜欢的人来疼爱照顾。”

面对着这些言语，她禁不住心动。说实话，这种照顾人的个性，是她最喜欢最渴望的了。

“但我的年龄，我们之间会没有结局。”默契间，她也会犹豫躲闪。

“那我们能不能开始一段？”他试探着问。

对于“一段”，她很难认可。明知只是一段，明知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恋爱，那谁还有心思去开始呢？与其到头来是空梦一场，留下满地的忧伤与痛苦，还不如不去开始。宁可让一颗心继续孤独流浪，最起码还落个简单清静呢！况且自己平时最看不惯小年轻儿对待恋爱轻易取舍的态度了。她认为这样是嬉戏人生，是在亵渎男女之间情感的神圣。是万万不可取的！

所以想起对于见面，她依然保持沉默。

“如果你不给我这个机会，我早晚会生病的。”

看到“会生病”这样的言语，夏霏的心中不免又掠过一丝同情。

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几天，夏霏知道他单位早放假了，但他却以等快递为由，依然逗留在天津。

原来他为了回老家后方便与夏霏联系，竟然不顾母亲反复叨念的什么“必须把全部工资都拿回，家里什么都不缺就缺钱”的话语。他忘记了母亲的嘱咐，毅然换下读书时代的小手机，花了好几千元买了个智能手机。他深知：如果不买智能手机，老家没有网络，就面临着不能与她朝夕相伴了。

想到他能够为自己如此，夏霏的心沉重了。雨冲对自己是那么用心，那么投入，所以对他的屡次拒绝，又顿感歉意难安。

终于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，他带着遗憾回了老家。

当天深夜，他使用新手机登录 qq。看来没见成面儿，他的心总是不甘地悬着。夏霏能够看透这一些，毕竟与之有很大的年龄差。他在自己的眼里，俨然像一杯水那么清澈透明，那么容易被看穿。

接下来她又因拒绝而深感不安，但拒绝并不代表不爱。

虽然拒绝，但深夜里却一直渴望被他紧紧拥抱。这种渴望就像一只漂浮的大气球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，都会来光顾涤荡碾压着她的身心。想踢却又踢不开，想用针刺，但它却是黏滑滑的无法刺破。

终于在大年三十的中午，正贴着对联儿的他，第一次拨通了夏霏的电话。

“嗨，我已经到家了。”对面传来一个大男孩热情欢快的声音。

不知是初次的陌生，还是每夜的朝思暮想。总之听到声音，她的血流加快面颊发烫。

“噢，这几天和家人好好聚聚吧，嗯……”

面对突然间的电话，夏霏想不出下面紧接着要说什么，于是便用“嗯”来拖着拍无限思索。

“哦！祝全家春节快乐！”她终于想好了一句拜年话。

“谢谢……谢谢，你的声音……”雨冲也是激动而又不知所措的。

“声音怎么了？”

“那么柔美好听，根本不像你说的年龄。我真好想见到你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好，那我争取初七回，初七见。”

他又热情欣喜地约定着见面的好日子。

当晚他又给夏霏留言：

“今天有幸听到千里传音，更想你了。青县在 14 日夜里下了一

夜的雪。早早就被父亲轰起来扫雪了。今晨不能抱着枕头梦中与你一起了，但我们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。”

面对着他的片片暖语，夏霏压根没有得到过爱情滋润的心田，被悄然融化着。转眼2月16日了，河北的雪还没有融化，雨冲却带着那颗火热的心匆匆返回到了天津。

晚上，他又活跃在视频中——依然是那件黑色文化衫，胸前的红色字母 quick 依然惹眼。寒暄过后，依然是见面的话题。夏霏虽感觉到他的真诚，但终究是网上相识，还是顾虑重重。

于是决定将过去一篇名为《带血的褥子》的日记发给他。

为什么要发这个？无非是想让对方多了解一下自己。提醒他无论见面还是即将展开一段的恋爱，都要慎重。是啊！这篇日志里，记载着她的一段经历，现在就要由她亲自裁切着发过去：

带血的褥子

（一）

他上船要赶时间，也许是因为替对方考虑太多的缘故吧。那年秋天，我与结交仅几个月的船员男友，匆匆注册结婚了。日后才知道追悔莫及，但悔之晚矣！

婚后，租住在渔民村一间十平方米道房里，我们一起待了三个月，每天粗茶淡饭将就着度日。三个月后，没承想他这一上船，就是一年半。

开始他走时间不长时，我一个人睡在一张用木板搭成的大床上，总是不习惯，觉得太空旷。三个月后就习惯了，只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……似乎只有这样想，日子才好打发些。

转眼两个春节他都没有在家，因此自己的心情低落到了深谷。每当去超市买东西，看到成双入对的男女在电梯上凝神彼此脉脉相

望时，每当看到春天的河水开化燕子翻飞花红柳绿时，心中就会有浓浓的惆怅……于是我便会失落地在公园里沿着湖水边缘处溜达，两只眼睛充满了茫然与幽怨。很想找个坚实的臂膀，很想夜夜有人疼惜。但我柔弱的双肩在这世界上却真的无依无靠，心扉如空中飘洒下来的落花般孤立无助。

又一个春天过去了，身心已经疲惫不堪。转眼到了六一，听说他从国外该回来了，顿感喜出望外，疲软搁浅的心一下子又有了反弹。连房东大娘都看出，我的眼睛时常泛出的点点泪光不见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伴儿终于回来了！

可随着他的到来，彼此的眼神却已是陌生的。分开太久相处太少的原因吗？还是……夜里躺在一张大床上，耳畔传来他的鼾声如雷。我忽然感觉到了厌恶，空着习惯的床一下子变得拥挤。一个月后，不知自己怀了孕，在一次上班途中，莫名其妙呕吐，不足两月后反应更明显。到医院检查当即确定了此事。也许经常跑船的人练得生性冷酷吧，他也没怎么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。

有一天，他把老家父亲要来的消息告诉给了我。对此我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惨淡地笑了一下……因为他不在家的这段时间，老人家也经常来这里居住。我只租了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，可他大老远来的，只能腾出这间房子给他住。我没地方了，只好去向房东家大娘说好话拉近乎，借住在她二儿子家。毕竟他家女儿经常问我作业，所以只好跟着这个小女孩一起挤了。她父母在里间屋，我和他女儿在外间屋，好别扭。可没办法，还要做出很感激房东的神态。夜里，跟着小女孩在一张小床上睡不着，继而总能听到里间屋折腾床铺的声音，此起彼伏了很久。这声音着实让我更加烦躁不安……哎！无奈，这毕竟是人家的屋子啊！

老爷子这一住就是两个星期，而且隔不足两个月就来一次，还

经常和我说着他年轻时的黄段子！在这时候，我时常红着脸躲避在一旁不吭声儿。要么低着头看书，要么出去走走。一次从外面回来，发现他正在偷偷翻看我的日记，而且被突然回来的我抓了个正着。但我知道，这个秘密我是不会告诉给他儿子的，免得让其担心还有更多的猜忌！而且是趁他儿子不在家发生的，传出去这成什么了？可是这样的担心似乎有些多余了。

这一次他儿子来了，他当然更可以堂堂正正来这里喝酒了，我什么也不能说。

他去车站接，我把炉子里的火弄旺，蜂窝煤冒着蓝色的火焰，很长很大的烟囱也将屋子烘烤得很温暖。一会儿他们就到家了，我将饭菜碗筷碟子都摆到了桌子上，席间他们边吃边聊。老爷子突然说：“儿子，我要吃五香花生米。”于是丈夫顶着被酒精烧红的脸出去了。

屋里只剩下我和他。

老爷子大着舌头说：“给我剥兰花豆皮子！”

听了此话，我便毫无防范地走了过去。没承想，借着酒劲儿他竟然攥住了我的手腕。我想挣脱，但还没来得及挣脱掉，他的另一只手反而隔着衣服摸了几下……顿时惹恼了我。于是我不顾一切奋力一甩，可身子还没站稳便扶住了发烫的烟筒，手掌立刻被烫得焦糊……见此他非但没有停止，而是突然起身追逐，我便围着屋中间的炉子左躲右闪起来。没想到被抓到右肩衣服的那一刻，小腹也被重重撞在了炉子角，顿时我捂住了肚子。

直到过两天将老爷子送走，我的身体也没看出有什么异常。

(二)

一个多星期过去了，我的下体果然有了问题。

浅色短裤上出现了咖啡色血迹，医生诊断为先兆流产迹象。

做船员的似乎都木讷自私吗？应该不是，但他却是。就这样，他非但没有出什么吃些保胎药的点子，竟然夜里逼着我和他数次同房，结果更加剧了流产的速度，大大降低了挽救的可能性……终于在那一天夜幕降临时，感觉肚子疼得简直要爆裂开来。我时而蹲着，时而趴着，时而单腿跳跃着，为减缓痛苦努力尝试着做遍了各种姿势，但肚子依然痛得翻江倒海……到那时我才看出，同床是两人的事，只有疼痛才真的是女人自己的事。晚上九点钟之前，他在一旁搓着大手看着在床上打滚的我，像在欣赏着什么杂技表演津津有味。

我急切地说：“我想去医院。”可他却不耐烦地回答：“夜里取不出来钱！”接下来便是我一声声的痛苦呻吟。

过一会儿，他欣赏累了，便倒在床边上的一角睡着了，打着那么香甜的呼噜……

寂寞的夜啊，痛苦的夜啊，难熬的夜啊，似乎只留给了痛的我……不知过了多久，疑似一个世纪都要过去了，我终于从昏厥中醒来，耳朵里嗡嗡地响着。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九点钟。

我尝试着挪开了身体，身子底下已经成了血泊般……那条新婚时婆婆缝制的粗布旧褥子上，已布满了血液。我慢慢起身，见下身拉着一条一米多长的血带子，随着身体粘连震颤抖动着。此时的我已经被折磨得披头散发，面无血色，扭曲着面容，痛得已经麻木了。可不知为何？此时肚子却突然停止了痉挛，忽然有一种力量在压迫着下体，于是我缓缓起身下床找到了一个盆子，颓废地慢慢蹲在上面。

只听“咚”的一声响，从下体滑出一个肉乎乎的东西。疼痛疑似缓解，但忽然又加剧了，接下来又滑出来了第二个肉乎乎的东西。

看到这里，我恐慌了！

明白了那就是我未见面的宝贝，继而怆然泪下……从前我以为

孩子自哭着降生起，就要被种种矛盾痛苦所缠绕着，是痛的事情。可现在却以为，如果一个女人想为人母，但却又突然失去了自己宝贝的那一刻，我才真正知道了，什么才是人世间真正的痛！

在那之后的日子，我似乎长大了很多，心灵也苍老空洞了很多。我时常一个人对着墙壁的某一个点发呆，心中充满了怨恨：是他们两个合谋夺走了宝宝的生命！我的嘴唇不再有血色，满脸也不再有阳光。由于失血过多，经常眩晕，于是我躺在床上美其名曰养起了月子。可不懂生活的他，每天为养月子的我，烙的都是清一色焦糊的大饼！

我丢掉了做母亲的权利，但却悄悄收藏起了那条破旧带血的褥子。

我不舍得扔掉它，不舍得扔掉我曾经差点做了母亲这个不争的事实。可每看到那条带血的褥子，想到了那双夭折的儿女，便泪如泉涌。然而在那几年间，忧郁过度的我，便再也没有怀过孕。

不过在那之后，我便更是度日如年。

(三)

每次回到河北老家过节，他父母都会用鄙夷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。

一向在村里老实出了名的婆婆便开始卖了山音儿：

“看人邻居家二嫂，年轻时因为不会生养，丈夫每天都往死里打她。如果你真是一只母鸡就赶紧生个蛋，要么你就离婚，要么你就滚蛋，别光占着茅坑不拉屎，碍鼻子碍眼……”

他父亲也装醉酒的样子，然后借酒撒疯，趁热打铁将我大骂一通……我哭着不作声。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嫁人，到了这家里来，能和长辈犟嘴吗？一向拼命读书不谙世事的我感到很害怕，面对老爷子的狂吼，我只有报以更大声音无奈的哭泣。

在哭泣之余，也看到了婆婆假意遮挡着猛扑过来要暴打我的公公。

与此同时，丈夫一掀门帘，也跳进来助阵。

只见他一挥大手，跨前一步，指着我的鼻子，破口大骂：“丧门星！”

我听了浑身颤抖哆嗦着，屈辱地咬着嘴唇……面对着丈夫不问青红皂白一味替他父母撑腰，对着我的鼻子尖儿指指点点时，我也忍不下去了。心里愤愤地想：“他妈的今天我豁出去了！在这乡村僻壤里，举目无亲的地方，大小不就是一条命吗？”

出其不意间我悄悄攒足了全身的力气，对着只顾狂吼不停的丈夫，一个巴掌重重地抡了过去……

顿时屋内几个人都惊呆了！一看儿子居然被打！婆婆也不再假意做样儿，将狂吼的公公推出了那间低矮的屋子。

公公依然跳着脚骂着，那肥大的裤衩，激动得差点从干枯黑瘦的大胯上掉下来。但只有他自己最清楚，他真正激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

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人，那一巴掌自此也打断了我和他之间所有千丝万缕的热度，存活的只有那一个婚姻的躯壳。以后的我，脸上再也没有了温柔，没有了笑逐颜开，取而代之的是异乎寻常的冷酷。

(四)

快三十岁了，吃了几年中药的我也终于盼来了第二次怀孕。

发现怀孕后，他又被调走上船了。于是我只有自己在家照料自己，还面临着以后生孩子时没人陪伴……记得怀孕七八个月时，打电话给公公婆婆，他们却绝情地说：“我们已经五十了，年龄这么大了，隔辈人的事儿管不着了。你们那么大老远的，我啥也指望不上，

自己的事情有本事自己解决。再说了，人家谁没有生过孩子呀？就单你们家生孩子？”

其实当时是他们的女儿超生了几个女孩，他们正在老家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她们呢！

为了腹中的宝宝，无奈之余我暂时辞退了工作。

每天读书看报做家务，散步胎教自己买菜做吃喝……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有时走在马路上，偶尔看到医院里认识我的大夫。大夫便骤然瞪大了眼睛，急切地嘱咐我：“一个人太危险了，都八个多月了，该招呼家里人来了，要抓紧啦。”

我听罢没说什么，知道大夫是出于好心，但我只是惨淡笑了笑，大夫满脸疑惑不解地走开了。

快到预产期了，我把查体的任务定在了天碱医院。

这一天，我来到了天碱医院第一次查体。在医院的走廊里，看到了有很多大肚子的女人，她们的年龄似乎都比我小，每个孕妇都是被家人众星捧月般陪同并搀扶着。只有我大着肚子，孤身一个人，于是我只能捂着肚子，默不作声地迈着笨重而浮肿的双脚，一遍遍不厌其烦从二楼去一楼交费，然后再从一楼去二楼找大夫，再去三楼领取化验单子，一趟一趟……最后还要去一楼，捂着肚子排长队再次划价交费。

当看到每个孕妇都悠闲地坐在竹椅上悠闲等待，只有她的众多家人忙碌成一团时，我的鼻子终于也忍不住发酸，成串的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。

我想呐喊我的委屈孤独与无助，但是……喉咙里似乎被塞住了一团东西。我捂住了嘴巴，为了不发出声音而不被人发现，最后只能任凭眼泪流淌，哽咽着一头冲进了卫生间。

隔年的春天，在70岁老母亲的陪伴下，我顺产下了宝宝……医

生觉得我和老母亲都不可思议，她说自己五十多都快退休了，做了这么多年妇产，从没见过有这么简单来生孩子的。

自那之后，我变得更加坚强……也许因为做了母亲，也许这就是一个来自母亲内心的那份快乐和自豪吧！

自这个宝贝到来后，每天我都处于欣喜忙碌中，生活上和精神上相互依赖着。有时手指不小心被割破了，他就会跑着将创可贴拿来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会说没事的，但心里却是暖暖的。然后将之抱起，凑近他那嫩滑的小脸儿上蹭蹭……

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少年。前些天翻柜子，偶然摸到了那条带血的褥子。上面的血迹因时间的关系，已变成了近乎黑色，形状如地图般，拿在手里冰凉的，确实已很久没有看到它了。

但我知道：人活着，是要学会适当忘记的……而且我得到的已经很多。

我习惯性地咬紧牙齿，默不作声将它卷起。掀起了还没来得及封存的垃圾道盖子，闭上眼，将心中的沉甸甸永远抛了下去。

裁切过去的内容，夏霏根本不敢看。一见到此，便如同又一次亲历，如同再一次撕扯心头的伤疤，尤其在这极易脆弱的深夜。于是她只能调转视线，看着雨冲的表情。

此时雨冲满脸是庄严肃穆的，再也找不到过去聊天时那嘻哈的神态。他时而惊愕，时而用手抓紧了头发，时而闪现出心酸难过、撕肝裂肺的神情。最后他急切地推开了眼镜，右手食指不停地抹着流泪的眼睛。

哦！就是对面的这个女人，带着他穿越了一次时空。他用自己现在成熟的身躯与心灵，找寻到了自己七八岁时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，和自己现在年龄相仿的她、那爱情婚姻的回放。回放那一个 70